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樂類

明

賀氏 序隆 逸語

八卷 浙東采集遺書總錄已集

未見

王瓚序余嘗遡觀於太初矣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也者渾之惟一析之無極者也天地之開闢古今之因革萬事之始終萬化之出入人物之生彝倫之序禮樂之行治道之成皆於數乎管焉數之體顯其象數之用妙乎理自河出圖洛出書而數呈矣則而卦之陳而隣

之行而蓄之變而伸之數之爲用寢以章章於天下律有十二亦起於參天兩地之倚數獨黃鐘爲律本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十有一律由是以生度量權衡由是以定六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以明矣必聲和氣應而究正其元然後有以盡其用之妙否則安能保其無忒也哉周衰官失古法淹散孟堅志律歷猶爲得之繼是而後設者紛紛甲得乙失蓋不知其孰爲至當不易之確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探微蹟以極其法之機要而學者卒莫能會其指歸也余嘗慨古樂之不復由音律之不正屢欲勉加鉤索以審其本末顧以賦稟蒙愚展卷復冥茫如捕影宏治丁巳秋邑人賀廷益錄其先君子逸安先生逸語八卷抵京師求余爲之序余得而觀之則夫黃鐘爲萬事之根本律呂所以相生配十二辰之理陰陽消長度數之說悉據前賢之已言以闡其未言融徹昭晰條陳派列因以歎深林窮谷之際

猶有役志於數學者烏得不深以爲喜哉於乎數也者聖人所以迪天下後世之要術也語理而遺數不知理者也語數而遺理不知數者也然則數學者其理學之有紀者乎逸安造詣之精足徵於此是誠有功於來學矣廷益懼其老而先志之或泯特梓而傳之君子蓋有取焉我國家稽古興治制禮作樂以洗滌千古之陋習是編固聲樂厯制之助焉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已集逸語八卷天一閣寫本右明永嘉賀隆撰別號逸庵居永嘉之冰壺里築別墅於陽畝瀄樸靜朗用心於內天人淵邃討剔周詳故其明理數考十二律相生之說爲尤精

案賀逸庵序隆事蹟府縣志無攷逸語八卷王序載逸庵子廷益梓而傳之則此書明時曾有鈐板然世閒流傳甚尠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有天一閣寫本天一閣書目卷首載范光甸所錄

進呈書目亦有逸語一冊是當時實經采進然四庫總目未列其目不知何故總錄稱其明理數十二律相生之說爲尤精則逸庵於樂律之學所得頗深惜未見其書也

國朝

葉氏 嘉榆 樂律紀原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小學類

明

林氏 應龍 字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九谿林大使應龍萬厯溫州府志翰藝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字說各傳作字海然府縣志經籍

門並作字說未知孰是何白方湯夫傳云吾鄉林九谿先生與博君子也其大小篆俱臻神境秦相斯堂邑令陽冰後不多讓汲古堂集據此是九谿固精究篆學者今其遺蹟既無存者此書亦未見傳本可惜也

右訓詁

宋

謝氏雱正字韻類文獻通考一百九十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誤作正字類韻今依止齋文集四十攻媿集一百九

五卷攻媿集一百九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無卷數

佚

陳傅良序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款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

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
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爲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
小不合卽以語侵人或強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諷初不以吾有力
自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爲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
恥巧言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愿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
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
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
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
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
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
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
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

文獻通考一百九
十引不下有足字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

書如二公云云也

云云通考作之云

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云

止齋文集四十

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鑰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余旣投閒聞其亡矣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旣列君之行實又以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眞季澤留意之書也君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讐之職必有補於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

攻媿集一百九

案謝寧德雱萬厯溫州府志義行傳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

元龜

奇字法語

霽山集五

佚

林景熙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公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稿奇字法語各若干卷

霽山集五

案周常簿元龜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戴氏 侗 六書故

三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三補遺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一元史藝文志一

存 明張萱刊本 國朝李鼎元刊本

六書通釋

一卷 元史藝文志

存 六書故增刊本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

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
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目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
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
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曰爲小學者過
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雖廢雖有學也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通於道
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
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
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將蘇天爵元
文類三十
二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
作欲類作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此抑本
字阮文
卽誤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自序

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

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文大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譌謬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氏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忒弟其部居傳以義訓群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据示有徵也析爲部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从學于武夷兄仔舉孝廉父子昆弟自爲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奎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旣鉅四書與郡志明年捐俸廩以倡刻而庾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古汴趙鳳儀序

六書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考姓氏譜侗字仲達永嘉人瀋祐中登進

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需少監辭疾不起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無不明凡分九部盡變說文之部分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所無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最詳辨於群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約而不遺通而不鑿誠有益於經訓前明嶺南張萱曾刻於游墅後板歸嶺南流傳於世者甚少購之書肆絕不可得余在翰林職司校理得見宋刻原本恐其流傳日少六書之故無从求正因手自抄錄細加讐校選工重刻以公同好

案戴氏此書成于入元以後延祐庚申始刊行安得有宋刻李氏謂得見宋本讐校重刊歟人之言也實止卽張萱本重行翻刻而於每卷首第二行刻改明嶺南張萱訂六字爲西蜀李鼎元校刊耳其板式行款與張本分毫不異書內卷二語字下卷六泣字下並有張萱附注之語亦未刪去也 皆大清乾隆四十九年清和月西蜀絳州李鼎元墨莊氏書於京邸之師竹齋

元翻刻張
萱本序

崔銑六書故後記正德丁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部馬谿田伯
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其錄之谿田送予史一人予自備三人封部馬
宗堯相一史錄及半子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反
故牘書者是也尙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闕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
于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今界方楷書者也擊正名物辯析義
理覈而當之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則
得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斯
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

洵詞五

千頃堂書目三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延祐六年趙鳳儀序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一六書故三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戴侗撰考姓譜

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部守台州德祐初由祕

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日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時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註旣用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目本音景加宀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除爲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

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鏘鍾鏗鋈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卯字解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其詆譏甚至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丙集六書故三十三卷

刊本

右元戴侗撰分列四百

七十九目各以字母統字子前有通釋一卷

虞集六書存古辨誤韻譜敘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道園學古錄三十一

顧炎武詩本音二邶風匏有苦葉有瀟濟盈有鸛雉鳴說文鸛从鳥唯聲舊音以水反傳寫訛爲以小元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瀟與鸛協下半句盈與鳴協亦一句而兩韻也唐韻正一東弓元戴侗六書故曰弓古音姑弘切而躬字从呂詩躬與宮宗協見於雲漢弓與繩膺協見於

小戎采綠較然不紊弓非躬之聲也按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亦與中窮終爲韻

王鳴盛蛾術編十八宋末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盡更說文規模變爲類類分作九部一日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襍九曰疑目下總說云書之目四百七十九其目百八十八爲文四十五爲疑文文母也皆大書其二百四十五爲字字子也皆細書愚謂案其目實四百七十八非九文百八十九非八字二百四十四非五

王引之經義述聞三十一說文云𪚩鵠也引詩曰匪𪚩匪鷺又云鷺鷥鳥也從鳥𪚩聲音與專切徐鉉曰𪚩非聲疑從萑省今俗別作鷺非是戴侗六書故曰鷺非與專之聲此卽鷺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鷺字引之謹案戴說是也家大人曰說文𪚩鷺鷥三字以𪚩爲聲則鷺字當與𪚩

𪔐二字同音五谷反祇因小雅四月篇匪鷄匪鷄說文引作匪鷄匪鷄
後人遂以鷄爲鷄而不知諸聲之不可通也玉篇鷄次鷄下云同上則
已誤讀爲鷄而廣韻與專切內有鷄無鷄集韻逆各切內鷄鷄並見則
韻書尙有不誤者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一下亮字不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爲不
可引攷戴氏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僞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
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傳寫佚之吳志曰吳主亮字子明蜀志曰
諸葛亮字孔明此字以儿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
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卽說文明也之訓也案明以來小學
甚夥今擇其足申證戴
說者錄之餘不備引也

案宋南渡後諸儒承伊洛遺緒喜講道德心性罕有爲六書之
學者永嘉諸先生惟薛文憲研精篆籀然未嘗著書謝氏正字

韻類頗爲樓攻媿所推其書不傳攻媿所述當是干祿字書之類蓋亦未能綜小學之全也合谿戴氏最爲晚出紹明家學此書草創昉于合谿之父蒙故書中多引先人說卽自序所謂先人將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者也至所引伯氏曰者尤眾則爲合谿兄仔之說又有引季曰者蓋合谿更有弟亦治小學其名無可攷虞道園謂此書爲戴氏父子三世所著約畧言之耳至書中臚列舊聞更有外王父及舅氏說其人亦無可攷所引舅氏說數十條說詩者蓋十之八九援引多該博惜不得其姓名舅氏又或作舅疑刊本字誤爲六書故三十三卷萬姓統譜九氏又或作舅疑刊本字誤爲六書故三十三卷十九載此書作六書故內并篇攷自序自序以爲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天無內外篇之分凌說疑誤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因欲於六書統物與事之全故其繫字雖亦據形類聚而不用說文始一終亥之部分別分天文地理人事等九類蓋古來小學家所未有也其目錄後自識云凡文象形者十而九傳寫轉易或趨簡省或加繆巧浸失本眞又云疑於義者雖先秦古書皆退之取於義者雖後出必進之

蓋其意欲求文字之本故篤好古籀凡鐘鼎銘款與小篆不同者摭采至悉務廣文字之用故兼收俗體凡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所載晚出之字苟不諄于形聲之旨者亦所不遺其間未免古今襍出而說者或以爲專主鐘鼎則不察之論也其書初出而吳興吾邱衍作學古編深譏之學古編之說又見閒居錄及盛熙明法書考因四庫總目已詳載之攷其所論若官之从𠂔合谿自云據秦權然薛尚故今不復引功鐘鼎款識十八所載秦權及近代所傳搨本見於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九者皆無官字當是據丞相狀綰綰字偏旁其字薛阮二書所摹皆从𠂔較之小篆从自者少首筆合谿所見搨本或不甚明晰意謂官環音本同部而鐘鼎文環字又有作𠂔者見鐘鼎款識十四載敦遂變說文𠂔自會意之說爲从古文環得聲此與吾氏所舉卯字訓解不雅者皆喜爲新說之過固不必爲合

谿諱也至邨字在說文爲地名聚落之義本爲後出村字與鎬字同見玉篇於形聲尙無不合卽通釋所謂實名通於俚俗不載則關於用者鍾本非俗字特合谿以鍾爲鍾之別體則與說文不合尿卽說文之尿字合谿以爲从尾無義而改之吾氏不識其誤合誤改則亦未窺其本也若鋸字則說文所有本六書之正字屎雖不見於說文然毛詩爾雅已有其字則固不得遺之至鑿字徧檢此書金部並無其字則又不知吾氏何所見而云然矣平心而論合谿之講六書雖瑕瑜互見而其精義獨造實能通究原本通釋一卷闡明體例尤多微眇之論如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文忒則名亂名亂則實易名亂而實易則民聽惑号令昏法度舛禮樂壞而亂益生君子如欲善治其必由正名乎

案論語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

名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論可以會其通又云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立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目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画竹木以爲識者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画之目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故各因其類而諧之目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目鱗松之聲借白目鱗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目鱗江之聲借可以鱗河之聲所謂鱗聲也五者猶不足目盡其變假借目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目形聲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氣之鳴也有其氣

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
微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事而有聲者有意而有聲者有
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从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有聲
者指其事而聲从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
而聲从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
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吕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譬若
人然雖不知其名爲可吕知其姓雖不察其精归猶未失其粗
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吕形求不可吕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
吕類傳直借彼之聲吕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得求諸
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
史正書名瞽弼聲音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弼修而後耳目
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

作之道葡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呂著其聲故先文而繼呂聲聲易也文舍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圍而文方聲葡而文不足又云侗之爲書也先契呂本文立一目起數是故數爲首次二曰天凡本乎天者皆从上次三日地凡本乎地者皆从下次四曰人次五曰動物次六曰植物次七曰工事七者葡矣歸餘於襍綴疑於末而六書之道盡焉又云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昏本爲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昏皆故因謂之昏或加女焉𡇗本爲煙火之𡇗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𡇗黃楚辭猶作纒黃或加日焉帛色之𡇗𡇗者亦然故謂之𡇗或加糸與衣焉𡇗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之𡇗或加酉焉夫豈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學者昧於本義故言昏者不知其爲用昏皆言日曠

者不知其爲𤑔黃言纓帛者不知其爲𤑔𤑔它如厲疾之厲別
作癘則無目知其爲危厲之疾厲鬼之厲別作禱則無目知其
凶厲之鬼夢厭之厭別作覓則無目知其由於氣之厭塞邕且
之邕別作癰則無目知其由於氣之邕底永歌之永別作詠則
無目知其聲猶水之衍永璫粲之粲別作璫則無目知其色猶
米之精粲

案此條所舉諸字雖或正或俗不可一例論然實
能推見文字之本固不必以墨守說文繩之也又

云六書始於象形指事古鐘鼎文猶可見其一二焉許氏書祖
李斯小篆迭取形勢之整齊不免增損點画移易位置使人不
知制字之本○本象日之圍而點其中目象日中之微𤑔居偏
旁之𠂇者橢其形目讓其𠂇小篆遂作目 D 本象初月闕其
𠂇目孫於日小篆作𠂇乃與肉無別△案戴氏所定𠂇字如
此作與說文不合象
其峰之隆殺譌而爲𠂇 𠂇𠂇本象其四足而尾譌而從巾𠂇

漢熹熹本象其岐尾譌而从火凡此之類皆迷失其本文者也
故予考之於古苟典刑之猶在者必葡著之若此諸條皆達於
文字之原非巧辭妄說所可比吾氏所爲六書一覓不已甚乎
又案台谿此書意在采古籀以正小篆之失故書中之字形聲
多不用篆文如从其者必作甘从亥者必作𠂔此並依說文古文从貝
者必作𠂔从虎者必作𧇑从𧇑丑介切與𧇑別俗作𧇑非者必作𧇑从委者
必作𧇑此並依鐘鼎文並與小篆違異然古文隳失窮于掇拾遂致
偏旁配合篆古遂錯其體例不無可議至于改易許書動多差
悞如祇祇不分萑萑無辨梅𡗗酸果之訓說文梅𡗗也某酸果也二字異訓戴氏以
俗合爭反受厂之形說文爭从𠂔从厂戴氏改爲象兩手爭一物殊誤若此諸條疵類
良夥不獨如吾子行所譏也然其研精覃思逾三十年補闕拾
遺亦多勦獲其說形之精者如據唐本說文訂證爲謚正徐本

分爲二字之誤據金文訂若爲𠂔从口𠂔聲而灼切謂說文

𠂔字籀文之卽若字正許書若字从艸之誤據秦鐘師毛父卣

證受从舟得聲正小篆舟省爲冫之誤據唐本說文及張參五

經文字於片部增冫字補許書聲母之闕其審音之精者如據

金文余作令定舍字从口今聲正說文作从△中口會意之誤

引李說定路从各聲正徐鉉校說文作足从各會意之誤徐鉉本作正

作各聲戴氏未引始偶失檢據李陽冰說定首頁爲一字正孫翔音頁爲胡

結切之誤據晉語謠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證佞从女仁聲正

徐鉉校說文从女从信省之誤徐鉉本作正作仁聲戴氏亦失檢論書傳行皆戶

郎切慶皆去羊切野皆上與切下皆復五切皆古本音正舊說

指爲合韻之誤其說義之精者如辨經典饗爲饗食之饗因之

爲歆饗音獻之音因之爲音祀正古書二字之互淆論酉爲酒

醴之通名借爲耶耶之耶借義擅之故又加水正說文酉專爲
辰名之誤若此諸條並精塙不刊明以來綴學之士如陳第顧
炎武論古音及近代段玉裁桂馥王筠注說文多韻其說世儒
習聞吾氏之論於此書罕有津逮故特揭之使治小學者無徒
以耳食之說詬病戴氏也

又此書所引唐本說文今之治小學者習知之此外尙有蜀
本部蜺字注說文蜀本日蜺爲蝶唐本日卽繭字又豆部豐
本字注說文徐本从豆象形唐本日从豆从山非聲蜀本日丰
聲取其高大是蜀本監本衣部衫字注監本蜀本及徐鍇皆作
與唐本徐本無異本堂書目有舊監本說文當卽此或云此家上士冠禮曰兄弟畢
珍玄疑指儀禮監本然張氏儀禮識誤備著監本異同不云衫
作絃及李陽冰廣說文金部緩字注說文曰緩六鈞也疑蜀本說文卽
也書中引李說甚多皆不云廣說文者文畧也晁說之參訂許氏文字諸說並足資斟
勘近獨山莫氏友之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以此書

木部所引唐本二條覈之並不合

此書木部特字注唐本唐記反莫本止有竹革一紐械字

注唐本說文或說內盛爲器外盛爲械莫本作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

友人欽汪茂才宗沂語余

曰此乃其鄉一通小學者所僞作其人彼尙識之莫號能鑒別

古書乃爲所欺可歎也近人得莫本多信爲真慮世之爲讐校

之學者將據以屢改許書故附識之

莫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上下勻寫二文行款與二徐

大異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不勻排字數足諷唐朱字書行款不甚相遠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

鑒定跋傅篆法說文六紙案唐本在宋時猶今之明寫本固非絕無僅有之物況許書唐本全佚彼時尚有流傳何得殘廢六

紙遽登祕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爲僞蹟顯然莫氏自不察耳

明

周氏應期

正字遺書

周天錫慎江詩類六

佚

案周止庵所著正字遺書舊府縣志未著錄惟慎江詩類六載

温州經籍志

卷七

西

周茂源有周炤如以其尊人止庵先生正字遺書見示題贈詩
炤如止庵中子天鏡字云鳳德由來不可群緘膝復見著書勤十年細燭
青藜杖千載重繙石鼓文白首丹鉛親自記後堂絲竹幾回聞
問奇久絕劉棻輩投閣真應失子雲是止庵著述固有此帙惟
遺書二字似非原稿標題今無可攷姑據著錄而附識其疑於
此

國朝

周氏鐸

字學廣彙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周鐸字天爲永嘉人邑庠有名以子鳳岐貴例

贈文林郎

余氏國光俗字

一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九俗字一卷

曉俗編

洪氏 守一俗字編 梁章鉅浪跡續談五

卷

存

浪跡續談五溫俗於春至時大戶院落及小戶門首皆預折樟樹一小枝帶葉燒之並有俚俗咒語名之曰炆春按集韻炆音談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輯俗字編謂溫人於立春日焚樟葉曰炆春

右字書

明

方氏

日升

古今韻會舉要小補

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一千頃堂書目三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四

存 遜學齋藏明刊本

夫字有三詮其含精爲義吐華爲音精華合而比其節腠爲韻字有韻若生有姓而祖於六書諸古文摘章皆繩武焉變及篆隸已駸駸乎數典而忘矣於是方言奇字好者附子雲馴致俚俗卑喧幾與竹素分十之一卽象胥氏通譯萬國時豈有貝典梵文以二三四音鍛爲一字者乎彼其言不雅馴而世且曹好之故以古韻較今繁簡何啻十百然譚藝者每言隋唐而上以字韻專門不數家若爾雅最古主義不主音沈約四聲斤斤然主於音矣第爲近體者操繩墨汎應則否惟許慎說文猶及見籀書與古經傳音訓故隨所箋釋當其簡有繁之用差足述也世顧鮮脩其業者何小學廢肄書名者爲汗漫稍能事帖噀守章句輒

得一自好謂外此靡所用之倘欲如漢故事學童十七而上試諷誦書郡移太史得以殿最舉劾有不苦難者無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非虛語也吾師李太史向在史館雅喜黃氏韻會舉要頃以參藩疏歸得塾師方子謙甫暇與論舉要中閤畧數事因屬以訂益太史有叔弟本石孝廉亦博雅好古篤甚時從與子謙三年而草成以上太史躬復校定敘其首凡字一萬二千六百五十有二率仍舊不加惟字或數音或數義必考鏡群書用黃氏補闕若中所引據雖一字訛者逸者複者皆爲詳定而一切梵俗無當悉汰去務不詭於雅義用以上下數千載殆將前茅爾雅後勁說文中權四聲而庶於古六書也爲能張全軍以待來者雖靡曼若騁賦琴籍若百家幼眇若樂律且鼓行當前矣迺知吾師乎吾師乎卻軌數載猶之梓慶爲鐻巧專而外滑消而直諒多聞若子謙斯亦天性形軀至矣故能以天合人而進於神曰小補者自道也東

莞袁昌祚撰

方子謙少負穎質從余脩舉子業垂成矣而弗克竟時時從帖括中取字若某音某義難余余無以應始發憤攻六書之學至忘寢食弗窮弗止遂旁通韻語爲詩歌佳甚已乃自歎柰何株守一隅以蠡測海於是兩謁王弇州公與語大悅弇州公不輕許可人而以高品方干目之乃入都門留三年積所見聞益奇甚歸而欲著書若班固之滂喜蔡邕之勸學篇矣而會郝仲輿領邑令爲李太史本寧先生擇有直諒多聞工詞翰精入法可爲外傳者乎家從父大參公曰有之東西越之士無以喻吾子謙仲輿爲之東裝入楚從本寧太史游本寧太史於人閒鮮所不讀書書所受丹鉛者不知充幾棟子謙與本寧太史語若針芥合而太史之門有博古好奇如今建陽令周思皇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大出藏書授子謙子謙益自發舒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而小補所由作

也往余貳宣城子謙過郡齋留越月出际梅禹金禹金擊節賞歎曰此必傳之書非白帖之比也從臾授劄劄子謙固辭曰吾三年而就此苟有矣未台也姑待吾十數年而成未晚也遂別去又五年而思皇舉高第有事宦遊乃謀諸本寧先生曰向者小補之役子謙爲政不穀佐之今者不穀從事簿書錢穀閒無論不暇與子謙討竹素且恐子謙亦將如田光生夫小補苟合矣未完也必待完而後補之通國大都無乃俟河之清請先梓以俟諸來者亦如今日之于黃直翁焉愚公之移山也祝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於是太史思皇庚爲序而刻之建陽子謙謂余是書之成非本寧思皇二先生不及此日升何力之與有願公志之余曰有以哉夫六書之學非曲藝也大而皇王周孔相傳之祕密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林九流百氏襍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民生纖委之記無之而非是也故學而不得其文義譬衣者於麻縷服

之而不知出於蒔藝食者於稻粱嗜之而不知其出於播穫也昌黎謂
作文者須稍識字義今握管而譚先秦兩漢建安大庠人多能之試詰
某字某音某義某書所從來則百人或不能一也子謙尙欲以貽所不
知何人脩明其業而益拓之嗟夫世乃復有太史建陽及吾子謙其人
者哉太史又欲爲六書會通益以具體紀事意將屬之子謙而子謙謝
不敏夫子謙業已有緒矣何難一簣而不以襄太史爲千載計也子謙
元祖給諫公爲吾東越聞人子謙家嫡能世其家學而周思皇用周易
魁天下文章政事冠冕七閩海內宗之若小補大指已在子謙凡例及
本甯太史兩序中茲不具論永嘉王光蘊撰

余初入史館學爲詩賦而不習韻客有以黃直翁韻會見遺者曠若發
蒙以爲可無憾而自病免歸叔弟頗劇心六書時舉韻會所脫漏相問
難余不能對久之兒就外傳而得永嘉方子謙子謙語與叔弟台余乃

屬子謙校讐而附益之三年而後竣韻會字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二其不收者不啻倍蓰而子謙仍之不益也其言曰是書故名舉要字之要者盡此矣他卽不收可也獨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義諸書確有可據而韻會不收者補之一字數音云見某韻而某韻失收者補之一字數義義出某書有據者補之有義而無出者仍之一字而一音者別爲獨音其字先後之序一準韻會其音則以本音爲主而餘音以平上去入爲序附之其義則以本義爲主而餘義附之此二凡者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有訛誤則闕之開卷而縷析砒分邇原究委無復疑滯其韻會豈小補之哉而子謙特憊然曰音義散見群書者存什一於千百不佞一手一足之力固難辦也自余有遺憾於韻會嘗欲悉購海內金石刻與人所未見之書輯之爲六書會通首具體自籀篆以下凡諸家書法有纖微不同者模臨畢具次別音次釋義則倣韻會又次

紀事則倣韻府群玉唐以前不得遺唐以後不得羈也子謙笑曰君如何次道志大宇宙勇邁終古矣人不能得數千戶部而次道圖作佛不佞不能小補韻會而顧君更欲加其上耶不佞爲此舉若愚公之移山然恃夫後有無窮之子孫耳余亦謂子謙世譏右軍不識字偏秀而書名絕代不少損子雅善臨池安事此子謙曰文字之興原於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而彖象爻繫卜筮之用不可勝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奇耦剛柔之理吉凶悔吝之繇必不易也夫六書猶是也禮曰作之謂聖述之謂明不佞於述猶不敢任而況作乎君第爲我敘小補之意如其大者以俟善作善述之君子萬厯丙申夏五南新市人李維楨撰方子謙補韻會十可二三而余爲之敘海內人士追欲得成書會余起家入蜀已入越已謫壽春子謙皆從舟車萬里不得多賫書獨三禮爾雅毛詩摭瑣詳其次爲春秋三傳十可四五有所增益竄定輒筆之

書四隅皆滿幾不可識周思皇見而謀曰此非定本蓋草也與其爲一人草何若爲眾人草請先梓之以傳使人人爲校誤人人爲拾遺何所不可夫鄭國之爲命也裨謚首草創不自諱其短而後討論脩飾潤色者各出所長以相成是書也非一家一國之書也作者亦非欲以自有餘也良工不示人朴無乃有市心乎先生固善子謙言愚公移山以俟無窮之子孫竊意愚公子孫易窮耳人孰無子孫愚公而人俟之其爲無窮莫大焉荆人失弓荆人得之孔子曰去其荆而可矣得失人所時有也何嫌何疑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爲先生計無便此者余未敢諾適思皇拜建陽令建陽故書肆婦人女子咸工剞劂思皇沾沾自喜是書之行信有時乎抑天欲踐吾言也敢固以請余爲之撫卷三嘆昔陸澄語王儉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縈念公少卽鞅掌王事雖一覽便諳

然卷帙未必勝僕後徵事果屈於澄賈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學李玘之每休暇惟閉門讀書吾不求身後名但有見聞心之所快是以搜討欲罷不能余既登第始知讀書而不能購書不五六年遂補外吏蹉跎老矣幼不强老復善忘過難字以爲快思誤書而成適寧復能舊時態耶是書歷十許年譬如爲山覆土一簣又不忍棄之思皇言是或一道也因以相付而具述本情如此不敢援古人解嘲以詒觀者知余深自

訟耳萬厯甲辰中秋日

李維楨韻會小補再序

韻學本原六書六者造字之始也字有體有音有義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有六書而無韻學保氏所教外史所掌行人所辯象胥所通書無不同文律無不和聲周易尙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簡篇皆古文字泯泗斷斷游夏之徒爲述爾雅以解之是時經學之統一而說經以解字故其旨約而賅古文變爲籀書再變爲秦篆隸經籍燔滅浸淫于刑

家矣漢初六體古文奇字有存者課之以尉律去經遠耳孔壁之藏書
出六經古文上諸祕府古文字摹寫音讀皆異俗師囂然是今而非古
揚雄作訓纂蔡邕刻石經錯以古文始得其音鄭玄注之賈逵訓之馬
融服虔諸家傳解之旁通以古文始得其義至許慎隸牀經義作說文
六書兼總條貫號雅馴矣是時經學之統散而復一說文以解經故其
旨雜而不越江左競風騷韻始爲專門之學沈約以四音製韻自謂靈
均以來此祕未睹贅道人演之而始明僧神珙翻切之而益廣六經古
文字叶讀轉注者別爲古韻左次矣自茲以還不乏博學好古之士而
書不識字者往往有之體不解偏旁讀不解捫馬說義不解鸛鳩此與
耳食何異蓋漢以前字在於經章編科斗其字簡一字讀爲數音以被
管絃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其字襍合數音鍛爲一字譯
以梵音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主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一義

訓數字故字易舉漢以後之說字主於脩詞得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字易窮漢以前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牴牾此不解經之過也蓋不說字而解經者影響明刊本誤嚮今依文義正也不解經而說字者杜撰也吾師本甯先生博極群書文章本原六經介弟孝廉本石劇心六書時摘韻會脫漏與先生往還討論先生無以難之已而友人方子謙自於越來善詩賦書法說韻會妙有詮辯語多與本石合先生曰強爲我著書爲發架上之卷置籬閒之筆大蒐舊聞以授子謙子謙受而櫛文比字考部定班字數一準韻會字體音義一準說文有一字數音一字數義而韻會失收者校增而竄補之補音者十之二補義者十之六本子史百家補者十之二本古經傳註補者十之八上下數千年出入十三經反覆箋什序傳訓故疏義數十家一言有合按例掌記臚列無遺先生得之解經子謙用之說字

該決精覈不詭於正如探象玄珠孔壁古文粲然具陳晉唐而後劉吳諸家未易辨也昔班固志藝文輯孝經十一家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之篇內若曰說經解字自一貫爾史籀蒼頡諸篇別爲小學輯之宋儒晁無咎不得其解謂爾雅小學之流不當附孝經何支離也先生自敘三禮爾雅毛詩据摭最詳春秋三傳十得四五課程於六書錯綜以經傳可以解經可以說字儒林文苑合而爲一矣漢儒去古未遠學有師承司馬遷作史記受經孔安國故堯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斷以古文爲定鄭玄注春秋傳未成道聽服虔注意玄如小屈曰吾當以所注與君遂爲服虔注許慎說文受於賈逵揚雄訓纂侯芭受之諸儒守師說而不變其學立先生起家太史氏校理古經將脩龍門之業成一代韻史子謙說字解頤受經先生參相考定研精十年竟成一家韻會之有小補亦春秋傳之有比注也不佞少從先生學奇字爲博士業奪去

弗竟學一行作吏簿書鞅掌賈逵之舊文荒矣棄其學而隱其師吾爲此懼手子謙之韻補師學具在爲梓於建陽行之以俟博學好古者攷焉萬厯丙午上元日雲杜周仕顯書於建陽之日陟園

錢大所跋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洛研堂集
二十七

千頃堂書目三方日升古今韻會小補三十卷字子謙永嘉人萬厯甲辰李維楨等序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四韻會小補三十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明方日升撰日升

字子謙永嘉人萬厯閒館於京山李維楨家成此書維楨門人周士顯令建陽刻之韻會原收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書一從其舊無所

增減惟每字考某某音爲本音某義爲本義其餘音義次第附後註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數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則云獨音列於後若字在他韻而可讀入此韻者則云古讀可叶入此韻者則云古叶亦竝附於後其搜討頗勤於原書之外多有援引辯正然亦時有譌誤如一東瞳字瞳字隴字之類皆引說文不知爲徐鉉新附字實說文本書所無又如韻會稷字註引周禮註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不知此儀禮聘禮之文鏐字註引後漢輿服志金鏐不知輿服志本作鏐音亡范切凡此之類多未能止其他古音古讀舛謬尤多顧炎武音論詆其勞費叨費簡冊有甚於前人者亦非無故云然矣

浙江採進本遺書總錄丙集韻會小補三十卷

刊本

右明永嘉方日升輯

字數悉仍韻會之舊其音義有未備者則採說文以下百家說補焉

顧炎武音論中四聲之論雖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

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竝用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元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今一一取而注之字愈多音愈雜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多岐亡羊者也陳氏之書案此指陳第毛詩古音考猶扞格於四聲一一爲之引證亦所謂勞唇吻而費簡冊者也方子謙之補抑又甚焉

案方處士日升升曾唯東歐詩存二十八作昇誤給事祖安七世孫居溫東門

康樂里以文行名里中見大泌山房集一百七方茂才嚴孺人墓誌韻會小補三十

卷以黃公紹本補其遺闕所增異義異音視原書幾倍采摭至爲賅博其刊正謬誤如黃書讀賣與賣字通用此據說文二字各有本音本義辨其不可互通之類考證亦復詳審至亭林譏其於古音四聲通用之字一一詳註不無繁碎則其時古音之

說尚未大明雖精密如陳第亦不免沿吳棫楊慎之舊例未可獨議子謙也

國朝

周氏鐸韻學正訛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郁氏豫叶韻輯略

四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四郁豫字誠立瑞安山人

方氏成珪集韻考正

十卷

存瑞安項氏藏手稿本遜學齋藏鈔本

集韻在元明之際其學不顯書僅以傳迨國朝秀水朱檢討彝尊從毛辰斧季家得傳鈔本曹通政寅榮于揚州吳門向有影鈔宋槧本與揚州刊頗異同差稱善今宋槧本猝不易遽此書總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具著見司馬氏類篇類篇少止三百六十字耳惟卽司馬之篇以研求丁氏之學互鑑得失指白是非則集韻之宋本廬山面目旣可以得其真復參諸經典釋文說文解字廣韻玉篇博雅次第以究之其於校讐之功過半矣獨思此唐源流雖美時代匪遙俗字俗音不知慎擇者不一而足若楚辭天間獸名魁堆九歎星名九魁魁一本僞作魁遂入微韻漢書酒泉郡樂涓入桓韻矣涓一本僞作涓兼入東韻黠一作黠黠並收于脂湏一作濡湏濡共載于桓錯繆多茆仍沿故習瑕瑜莫辨取舍需才更有寫者亂真淺人改竄藉資集韻攷正群書者亦不一而足若尙書堯典黃淺見璽韻今作餞盤庚迨任見脂韻今作

遲如字本有卮音箇韻乃錮切下引書如五器鄭讀今釋文不載釋文
經開寶中陳鵬等刪改集韻据開寶以前未經刪改之本尋是根柢識
其條理辨乎此而後可讀集韻而後可讀秦漢晉唐一切聲音訓詁此
固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方君雪齋服官暇日嗜志于音韻鑽思
于讐對卽依據揚州槧本以群書校其譌字成若干卷雪齋不謂余不
敏而出所作相示余乃嘉歎其意之攀功之密竊自喜志願趨向之所
同爲錄其副而以原稿歸雪齋因不自度樛昧與大概校讀集韻之體
例綴諸卷端道光二十六年歲在丙午秋七月吳縣吳鍾駿序

文莫古於說文韻莫詳於集韻惟其詳也故俗體兼收譌字譌音亦不
勝屈指緣當時董其役者旣未精通小學而卷帙繁重館閣令史又不
能致慎於點畫之間加以繇宋迄今遞相傳錄陶陰胄展轉茲多固
勢所必然也珪前在武林得汪君小米遠孫校本內多附嚴君厚民杰

語乃據宋槧本警對惜止半部未觀其全丙午春以手校本就正於吳晴方學使因段得學使與陳頌南侍御用毛斧季影鈔宋板同校本知所見之冊與厚民本大同小異其中如去聲十四太殘缺之字藉以補足餘亦拾遺訂誤得所據依誠此生大快事也前校本學使已爲作序錄其副本以去茲復重加研討又增數百條而前校所未精者并因之更正惟是校書如掃落葉終無了期況案少讀書疏舛自知不免尙望博雅君子有以匡其謬而覺其迷焉時道光丁未陬月旣望瑞安方成珪書於四明學舍

自文字聲音之學盛由說文而玉篇由廣韻而集韻攷者遞詳集韻載陸氏釋文之音讀與今本異者可目證宋開寶以前未改之本段氏注說文據之呂定古音辨古體王氏疏廣雅據之呂補闕字訂譌字此書之可寶亦已明矣然而烘紅經譌久矣聲淆道遁體乖升外字別開下

之衆爲回水羸下之省天爲少昊傳寫既差校改爲要引山海經合水之臙魚入于來需引地理志羨水之西山混于蕩水引方言之鍊鏘爲鍊鏘鷄鷄爲鷄旦此由作者之疏難從顧預書中固多類此者不加校正而後人之繩馳紕繆爲害不少雪齋淵博有識因集韻之所引尋求元本并得各善本以校之復得汪舍人吳侍郎所校之本以參攷之爲是書訂其譌謬補其遺漏名之曰集韻攷正書成于乙巳目前續改于丙午呂後用功勤而校讐精集韻自是成完書矣式三從事此書亦有年所書成命讀用弁數言道光丁未冬日定海薇香黃式三序

錢泰吉校集韻跋瑞安方雪齋教授成珪嘗校此書錄請崧甫學使序之今從四明乞歸矣惜不及見其在海昌時假余所校史記過錄未畢及至四明屬余錄校語以寄雪齋中年以後亦喜校書曾校昌黎集及呂氏讀詩記用力頗勤老尤矻矻不倦亦知交中所難得也

甘泉鄉人
稿五

案雪齋方教授成珪嘉慶戊辰舉人官海寧州學正生平精究
蒼雅尤嗜讐校古籍官奉所入盡以購書身後儲藏數萬卷散
佚殆盡余嘗見邑中李氏所藏呂氏讀詩記胡氏所藏困學紀
聞皆先生手自點勘丹黃戢香精審絕倫又嘗校唐摭言海寧
蔣氏光煦采其精語刻入刪補隅錄中餘皆湮沒不復可物色
於虞惲已林培厚寶香山館集九除夕得方雪齋廣文歲暮懷
人詩十二韻舟中依韻奉荅卻寄詩註來札謂有詩
三集已付梓并殘注王右丞詩據此是雪齋又有詩集及右
丞詩註然今未見其稿其書名卷帙均無可攷謹附識于此
校集韻初據汪氏遠孫校宋本正曹寅刊本之誤後又段吳學
使鍾駿所臧影宋本及陳侍御慶鏞校本重爲增定又以丁氏
所引原書訂正譌舛成攷正十卷先生歿後其稿本歸余舅祖
項凡山訓導傳霖仲父止庵先生從項氏段錄其副因得讀焉
其書攷證形聲卽爲精博於丁氏原書較之糾正尤夥如據漢

誤凡此諸條並精塙不刊黃敘所舉諸條今不復著其他拾遺訂誤不可枚舉不徒五支籀字十四賄屣字十七祭籒字十四太藕痢籒役兌劓各字注于曹本缺文一一補完已也

溫州經籍志卷八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正史類

明

朱氏諫 宋史辨疑千頃堂書目五

佚

編年類

宋

陳氏傳良 建隆編讀書附志上王海四十九並作開基事要王海四十七

九十三宋史藝文二國史經籍志三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宋史藝文志二

溫州經籍志卷八

佚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本朝國書有日厯有實錄有正史有會
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
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作記
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
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爲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司馬遷
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
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爲王者事非若書
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
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
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誥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治道

之大端卽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泊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卽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爲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

止齋文集
四十

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略也隨事攷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遷祕書少監兼寶錄院檢討官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摹必歷敘累朝因

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

荆溪林下偶談四陳止齋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三近歲呂伯恭最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不免差誤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摭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于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其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也

陳傅良續通鑑節要十卷 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卷亦曰建隆編

案止齋建隆編蓋就李氏續通鑑長編薈祖一朝事跡削繁補

關係以論說其體例具詳自敘進讀初藁名欽祖通鑑節略曹叔遠止齋集序則作進讀欽祖皇帝實錄止齋文集七上皇子嘉王生辰詩第三篇未聯云慙無爲壽具獨袖一編書注方講欽祖實錄故及之亦稱藝祖實錄疑家藏本標題也至建隆編及開基事要蓋皆止齋卒後門人刊行所改題故陳趙兩家著錄互異其卷數諸目所載或作一卷或作十卷原書今既不存無可校覈蔡氏行狀曹氏止齋集敘及陳錄宋志並云一卷今姑從之然考李氏長編太祖紀自建隆迄開寶凡十有七卷止齋此書雖云節畧然大臣除罷政事因革一一詳載當非一卷所能盡趙氏讀書附志所載十卷本亦卽曹器遠所敘刻疑不能明未敢臆定此書明以來傳本久絕惟文獻通考各門所載宋太祖時事下附止齋陳氏語無慮百數十條與趙希弁所云隨事考訂并及累朝始末者悉合當卽從此書采入其援

證平議至爲詳悉如有好事者從通考鈔出而依李氏長編紀
事先後重爲排比尙可見其大較也又案止齋此書讀書附志
稱爲祕書少監嘉王府贊讀時所進則當在紹興三年中興館
七祕書少監陳傅良紹熙三年六月除十二書錄解題則以爲
月爲起居舍人其兼嘉王府贊讀當在此時慶元初在經筵所上兩說不同攷止齋文集載原敘首繫嘉邸
進讀四字則必非寧宗卽位以後所進蔡氏行狀載止齋纂此
書亦在爲祕書少監時陳說殆偶誤憶也

讀書譜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
一百九十三國史經籍志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
春秋諸經攷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案讀書譜今無傳本攷止齋文集三十六荅子齊第二書云下
問讀書譜近方脫橐自書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
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蓋要團樂如來
諭也書譜又辱爲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
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據此
則書譜固止齋備用之書也其不傳也惜哉丁序亦不可見惟
藉止齋荅書知其略耳

皇朝大事記

曹叔遠止齋文集敘

佚

王氏

自中

列代年紀

雍正浙江統志二百四十三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乾隆平陽縣十九並作歷代紀年今依宋元學案五十

六

十二卷

宋元學案五十六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佚

案厚軒王知州自中宋史三百九十雍正浙江通志文苑傳萬

厯温州府志官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王氏 奕 成周大事譜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乾隆

佚

明

孔氏 克表 通鑑綱目附釋 千頃堂書目五 楊士奇文淵書目六作通鑑綱目音訓

佚

宋濂序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目目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

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
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莘之著發明劉有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
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厯
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
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
省主幼學三家會粹當作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
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
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略
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
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僞爲續經之作其
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
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譌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隴二年之事武德

八年以後迄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修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

巨擘云

鑿坡續集二

千頃堂書目五孔克表通鑑綱目附釋字正夫永嘉人孔子五十五世孫元至正戊子進士官翰林院修撰

案孔修撰克表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綱目附釋今無傳本文淵閣書目載孔克表通鑑綱目音訓一部一冊闕當卽是書刊本標題偶異也

紀事本末類

國朝

葉氏

嘉榆

方國珍亂郡考

寶香館集十七

未見

別史類

宋

蔡氏

幼學

國朝編年政要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作國史編年政要宋史藝文志二作宋編年政要今依通攷引中興藝

文志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七國史經籍志三

四十卷

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七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

佚

國朝實錄列傳舉要

十二卷

玉海四十七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藝文志二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佚

皇朝宰輔拜罷錄

一卷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

佚

續百官公卿表

二十卷

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七宋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直齋書錄解題四作十卷

佚

續百官表質疑

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藝文志二

備志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引中興藝文志

佚

魏了翁百官公卿表序古者王朝五史凡典法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

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它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紀魯有
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爲本而厲王以上諸
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厯益
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粵戰國而後則侯
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掇爲紀傳世家
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秀識
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爲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
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修爲唐五代立表司馬光
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爲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
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
平以訖紹熙不相襲沿自爲一表不惟近接文正之編亦以遠述太史
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敘所以作子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

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爲經子孫爲緯以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國爲經以年爲緯則卽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勲戚之薄厚又可慨見故以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勲舊至此寧復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

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世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事咸無所攷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多刺謬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手摘大事以附年厯卽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爲經而上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爲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爲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尙書諡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鶴山集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列傳舉要十二卷皇朝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中興藝

文志蔡幼學撰幼學採國史實錄等書爲國朝編年政要以擬紀起建隆訖靖康又爲國朝實錄列傳以擬傳起國初止神宗朝又爲宰輔拜罷錄起建隆盡紹熙年經而官緯之又以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起建隆訖治平乃爲續表終紹熙經緯如宰輔圖上方書年紀大事下列官詳記除罷遷卒月日而大事止及靖康後未及錄以擬表又爲備志以擬志而未成

讀書附志上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右兵部尙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建隆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參以司馬公舉要麻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簽敘而刻之直齋書錄解題四續百官公卿表十卷質疑十卷兵部尙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續溫公舊書起熙寧至靖康質疑者考異也

葉適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公幼雖以文顯無浮巧輕豎之作既長益務開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貫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麻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

水心文集
二十三

玉海四十七蔡幼學爲續公卿百官表年麻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自治平訖紹興五年國朝編年政要蔡幼學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紀政事大畧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爲異又國朝實錄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

宋史宰輔表序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表上之史館自是而後曾鞏譚世勛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爲之

儒林傳四蔡幼學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厯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案蔡文懿編年政要諸書據通考引中興藝文志本以擬記表志傳備一代之史然文懿卒時備志尙未成書諸子以政要等五種分別刊行故趙陳諸目著錄者彼有此無皆非全本而魏鶴山作續百官公卿表敘亦止舉表及質疑二書不及他帙今以文懿初意六書本牽連而作謹總著其目於此不復析百官表入職官類俾後之考史籍者有所徵焉

又案文懿爲止齋高第在乾淳間其名幾與止齋相埒然其著述元以後流傳絕少續百官公卿表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有著錄今亦不復可得惟徐氏宋宰輔編年錄引其文頗夥尙有見其梗槩至水心作文懿墓誌及宋史本傳稱所著尙

有年厯大事記辯疑攷讀書附志載編年政要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厯呂氏大事記之例魏氏表敘亦有今蔡公手摘大事以附年厯云云則所謂年厯大事記者疑卽附編年政要及續百官公卿表二書非文懿纂述別有此目辯疑亦卽續百官表質疑水心作誌時各書或未梓行故紀列未能明哲

錢氏

文子兩漢編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萬

佚

戴氏

楊東都要略萬厯温州府志

佚

蔡氏

範宋通志

五百卷

宋元學案五十三

温州聖賢志

卷八

佚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子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水心文集二十三

宋元學案五十三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衡化

行山峒終吏部侍郎

王氏奕西漢通志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明

范氏觀考定歷代紀年圖黃介庵集十

佚

黃淮一齋范處士墓碣銘處士諱觀字以光姓范氏一齋其別號也父

諱豹本陳氏子以母族無嗣故後之范之先自閩徙溫處士自少警敏

年十一失所恃執喪如成人人事父無違禮事繼母如所生撫諸弟一以

誠學博文暢而尤工於詩人多推獎處士亦頗自言所與遊皆時之雅士高僧有所契輒形於詩採訪使通政趙公得桂軒詩嘆羨起敬規其牘以文學舉辭不就其著述有一齋集四卷註杜詩三百篇考定歷代紀年圖藏於家

黃介庵集十

國朝

葉氏

嘉榆

五代八國表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稗史類

宋

張氏

闕

藩邸聖德事迹

十卷

周必大平園續集二十一

佚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一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建國公

案建國公卽孝

宗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

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曰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注原

張闡記聖德事跡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謚忠簡張公神道碑壽皇初開建王府高選講讀官朝論舉屬公遂改禮部郎中兼贊讀公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之平生行事悉筆於冊五十餘年不少廢諸子類成文集若干卷藩邸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議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竝藏於家

案張忠簡公闡宋史三百八十一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

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曹氏叔遠

宣和禦寇紀事

荆庵集選

未見

李象坤序永嘉甌脫海外地望赤城西接括蒼南隣閩之福寧各界萬山奸宄易匿而伏莽流突以山爲藁揭竿一起甌不被兵自壬申迄今廿餘稔予耳予目厭苦兵鉦屢而登陴矣宣和禦寇郡令長且委去劉與石一寒毬師若弟奮螳臂與攫俾躡浙東西無堅城之寇獨窘於此撮土可不云偉男子記事出曹文肅敘述頗詳其所載剗城爲八界則守禦良法莫踰於此故能摧數萬蟻附之兇輸攻翟守卒固吾圉若予所值則萑苻餘孽鯨鱷餘喙偶一窺逞耳附城陰而辨塵色沉陴版而析骸炊世無常亂亦無常治謂書生可盡賓戶外事哉郡西北有兩公專祠予每過其側徘徊不能去因錄文肅原本附以林霽山祠祀著之于篇令後人知所考鏡若夫狃景純寇不入斗之讖則唐之朱元之孫之方且儼然吏之矣寇儼然稱吏此宣和之禦所以獨雄也

紹庵集

錢氏 文子 漢唐事要

二十卷 玉海四十九

佚

王氏 致遠 開禧德安寺守城錄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雍正浙江通志 瑞安王氏錄本

存 遜學齋校刊本

開禧兵燹既敗虜悉力闖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余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趙王氏譜本誤繼此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醢貓以脩食余聞之泣曰二字昌谷集改正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而白此字據本無之宣府此下昌谷集多一人字書其事以

告於朝曰於字曰字昌谷集無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

昌谷集在位曰不恤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又昌谷集

作同年不暇恤昌谷集也時昌谷集列郡無重兵身不當其昌谷集任受圖者

昌谷集無此字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俟水潦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

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

益不足以考其槩矣每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

禦寇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此字下昌谷集用心與其所以和眾

上以安其親此下昌谷集下以刑其昌谷集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

堅有昌谷集非文字所能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諸本當作

下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簞食迎師者

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此下昌谷集體統不明規模不

定吳曦趙鼎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此字譜本無迫

諸賢以稱王臣

昌谷集作人

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虜

譜本此下衍一已字據昌谷集刪

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

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恤國事本末倒置之弊

譜本誤敵據一昌谷集正

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有守城錄

譜本奪此字據昌谷集補

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

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爲固識其受敵之

此字昌谷集無

事如錄不

謬忠肝義胆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不

昌谷集作無

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

指二公爲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未也儒者以忠信

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

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名

原誤字

致遠

元父以下二十二字譜本無據昌谷集補

嘉定甲申孟夏

譜本作夏四月

既望東滙澤

此字昌谷集無

曹彥

約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狸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脆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原誤危今以意改連遭巨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于飢困乘圖嘯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勲名顧非淺智剪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此字原誤前今以意改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所捍者一時掘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勍虜也賊之兵少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日君受圍乃百有八日

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爲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于中最善者是復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母子相守寧共原誤其今以意改仗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之論者往往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貼危曷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壯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遭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奔救厲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留者寡助不能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

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閒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

固一城之人而却暴至之虜勢歟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

原誤辭今

以意改此卽指吳賊之叛也出請兵于荆湖宣閬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

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于坐閒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

匱爲可敬尋典武陵繼改昇帥

原誤師今以意改

閬是時君方拔擢爲守蓋朝

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于緩急者也暨余歸蜀

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

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

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旣還謂其所善

浩呈賜

原奪此字據漢書趙充國傳補

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爲

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

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豈獨以盡論

原本誤論今以意改

撰顯揚之義且

將留傳于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爲式其于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爲之書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埴序

公生于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遊太學越三年中

宮選登

進士第信熙辛丑黃由榜也與水雲陳公同年

案黃介庵集十陳處士宗逸墓誌銘永嘉宋興陳氏

世爲鄉之望族其先由閩徙溫宋乾道中有名謙者號水雲由甲科仕至寶謨閣待制據此則水雲卽陳副使謙也然水雲實乾道壬辰黃定榜進士與王元父並

作同年此文蓋誤

洪老自總角時受先君遺訓云公幼讀書朝請公

每夜燂湯于爐黎明公磧面盥手而習誦勤書如此宜乎成名筮仕時

爲南康軍司戶參軍趨事謝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時謝公爲江

東倉行部卽令攝都昌邑事百姓借留謝公薦于朝再調荆湖北路撫

幹剡上改秩授平江府吳江縣宰丁朝請艱改授臨安府餘杭縣任滿

調德安郡丞適當敵難是時母子相倚受圍勢篤高祖參軍公之墓在

西山甸子垓壙內土湧墳土磚裂其文如龜其兆未卜及聞捷報始知
患難之來乃功名之會祖宗之於子孫陰祐而默相者固先著于不言
之表矣公斯時也必曰報國報親盡忠盡孝與其棄城而逃孰若堅城
而守與其輦母而歸孰若奉母以待設有不孝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分
內事也公儒生也而曉戎機文人也而明武備幼學壯行正于斯時見
之夫豈干祿者哉繼焉將漕此下原衍守字今以意刪鄂渚不幸太夫人卽世扶柩
歸家沿途祖奠者八十餘迨撫祥琴公亦薨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時
也吁惜哉使公小留於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洪老曾大父祕校原誤教今以意
改于公爲季父嘗寶此錄爲家傳丙子北兵入境實錄猶在戊寅因笑
蓉巖陳國史拒元兵陳國史卽陳虞之事詳萬厯府志忠傳數爲騎卒囊括無遺皆水浸
泥封供原誤俱今以意改砲石具文字化爲塵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孫
漢老得梓本於家藏見而筆之殊慰目自開禧乙丑至于今有九十三

載屈指三世矣

原誤俱今以意改

乎士非不如公之明經也而不能全其忠

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城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何哉明經而全

其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則有數人焉使天命未改國

脈尙延豈無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國恩固忠孝之驗亦宗社之

靈也世代屢更文獻寢遠懼湮沒無傳遂書此以示子孫使知公讀書

爲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謂家藏舊物也不知我者則曰庭花遺

曲矣大德元年六月朔從孫

原本作七世祖洪老公乃修譜者所改今依其行輩改正

洪老謹誌

鐸憶弱冠時聞五世祖運使允初公有守城錄一篇六世祖提刑致遠

公有雜著五篇一書心切切焉卽欲覓而閱之而不可得歲壬辰族弟

元相家藏宗譜一部後有守城錄附焉鐸見之懽忻踴躍喜不自勝如

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卽取而閱之復加抄錄以垂世守并備副本以

防其失夫允初公生當南宋之際登禧熙第累官至荆湖北路運使開

禧丙寅公時爲德安郡丞金虜恃割據之勢率眾圍攻德安郡守李師尹儒不任事而委其權于公公募兵堅守至百有八日金虜方退公子提刑致遠公及季子提幹致知公共述公績編成是錄以藏示後世今觀其錄中所載虜爲鴟車洞子公則熟之以火虜爲對樓流馬公則碎之以砲虜爲援兵則舉密號以覘之虜利于用馬則遣强弩以屠之其地網之設也而跨城之橋以焚其柵木之置也而拒堙之卒可捍他如結索網製天磴創木格伺聽養其法多端難以備述凡此皆公運籌之妙畧應敵之上策也於是讀此錄者有以知公之禦敵有隨機應變之畧也有以知公之才智有超出於尋常萬萬也有以知公之籌畫而萬無一失也有以知公之處變和以悅眾誠以待卒也有以知公之忠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有以知公之報國不出張巡許遠之下也有以知公之謀略可以補孫吳之所未備發韜畧之所未盡也此鐸之所以

見而喜喜而復加抄錄而自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雖云淘沙得金無過金焉而已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金玉爲世之所寶而鐸之所寶者則不寶金玉而寶是書也楚國無以白珩爲寶而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耳其是書之謂與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歲臘月望日十五世國鐸序

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藏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尙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家譜中抄出余攷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侯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億卒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旣懦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

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篇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尤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任事如公者布列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爲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止庵退安孫某識

仲父止庵先生跋

案王提刑致遠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開禧德安守城錄記其父忠敏公允初守德安事也開禧二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郡守李師尹懦弱不習兵事允初時爲通判凡戰守事師尹悉以付之允初爲之招棗陽潰兵二千一百人以爲守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凡被圍者百有八日金人百計攻之不能破至二年三月竟解去致遠在圍

城中因記其事爲此編其書世無傳本宋以來儲藏家亦無著

錄者惟瑞安王氏譜尙載其全帙同治丁卯家大人從王叔劭

孝廉旬宣借錄之其卷首曹彥約序以永嘉大典本昌谷集所

載校之悉合又記中所紀攻守之具若鵝車洞子對樓諸物與

陳規守城機要

見陳規守城錄二

趙萬年襄陽守城錄所載亦同又急

教授陳之經告急行在事亦與水心集二十五陳益之墓誌可

以互證信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尤初宋史無傳其守德安事寧

宗紀竟屬之李師尹不及允初名非此書尙存幾不知其守禦

之績矣致遠所記亦頗詳悉如記金人犯隨州隨守雷世忠棄

城遁去德安被圍時宣撫使檄都統制王椿孫鐸董世雄等赴

援椿等擁兵不進皆宋史所未載又記金人以開禧元年十一

月壬午破棗陽軍乙丑破隨州乙未圍德安府而宋史寧宗紀

作辛巳破棗陽軍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蓋史據奏報之文固不若致遠目觀者之得其實則此書卷帙雖少而可以攷正史文之駁誤正不徒以罕覩見珍也致遠省府志人物傳僅載其義行而歷官未詳此書卷首繫銜稱文林郎監襄陽戶部大軍倉據王世鐸序則終于提刑萬厯温州府志宦績遠以父蔭知慈谿縣累遷湖北省提刑改傳王允初傳附載致遠吏部郎不赴所載官秩較通志温州府志義行傳畧詳錫慎江文類四十又載其所作上本郡請謚書言嘗敬錄賞功訓詞及卒城始末乞與定謚蓋卽指此書矣

又案王國鐸後序稱此錄爲致遠及允初季子提幹致知同編然譜本卷首惟題致遠銜名曹李兩敘亦不及致知國鐸所云或家諜相傳之說未足據也

林氏公
本朝事實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十冊 蒙川遺

佚

王氏 奕 復漢錄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明

無名氏素翁錄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素翁錄元季人撰不著姓氏按素翁本傳所錄多紀

時變 按府縣志素翁傳無此語

案素翁姓名無考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隱逸

傳並有傳

張氏 字敬 欽明大獄錄

二卷

國史經籍志一千頃堂書目五明史藝文志二

存

後劉氏藏明鈔本
遜學齋藏鈔本

頒布大獄錄疏臣近奉勅諭事理同先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
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睿
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
示中外其紙劄工食劄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
旨是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勅諭四道及先後會問招彙節奉欽依發
落事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
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後招詞之參攷情理曲直之
攸歸則惟此錄爲詳備耳茲謹進呈御覽其餘欲候令下分送在京各
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
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咸知聖明欽恤之仁共據懷

德勸忠之念

張文忠集奏疏三

千頃堂書目五張孚敬欽明大獄錄二卷嘉靖六年九月署都察院事侍郎張璠以張寅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劄諭輯錄成書

萬厯野獲編十八張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勲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勲故命璠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夢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在事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喜子二品服璠卽拜相仍掌都察院劄張寅事爲書名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攝賢大理卿湯沐御史馬錄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

明史十七世宗本紀嘉靖六年九月壬午頒欽明大獄錄於天下九

十四刑法志二世宗卽位五年命張璵桂萼方獻夫攝三法司變李福達之獄欲坐馬錄姦黨律楊一清力爭乃戍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璵等以爲己功遂編欽明大獄錄帝頒示天下 二百六馬錄傳嘉靖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錄等爲亂事覺進錄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開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子爲奴沒其產責勛罪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辯且以議禮觸眾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璵桂萼爲援

璵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尙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璵等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尙書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誣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璵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良抵死眾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以璵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

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 唐樞傳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助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占帝欽恤盛心而諸臣負欺蔽者肆其譏誚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終不能明望陛下明政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刪樞疏不載

案欽明大獄錄嘉靖六年九月孚敬以兵部侍郎署掌都察院事時編進所載顏頤壽等會鞠李福達等奏及孚敬與桂萼方獻夫等覆鞠分李福達張寅爲二人並搜獲大學士賈詠等私書及議定馬錄等罪名諸奏悉具錄全文並附以批荅諭旨可攷見明時讞牘格式其所載諸臣定罪始末尤足與明史相參證惟明史馬錄傳稱大理少卿徐文華與李璋李珏章綸馬牙

等同謫戍極邊遇赦不宥據此錄則孚敬等初議文華定罪徒四年以情重奏請發落詔改發邊衛充軍與張等遇赦不宥者不同文華本傳亦云遣戍遼陽遇赦道卒與此錄合則馬錄傳偶誤也又此錄載給事中劉琦陝西洛川縣人故得知李福達逃洛川時事明史琦附馬錄傳稱洛陽人亦誤張文忠集奏進大獄錄疏稱刊印千七百部又請令內外各衙門翻刻頒行明史世宗紀亦稱嘉靖六年頒此書於天下然世間傳本絕少近時儲藏家惟范氏天一閣書目二尙有著錄兵燹後亦不知存佚余家藏本從儀徵劉恭父副貢壽曾所弄明寫本景錄亦罕觀之祕笈也

王氏

光經

丙寅紀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黃石王副使光經乾隆温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所著丙寅紀事今已不傳不知所記何事攷光經舉萬厯丁未進士其歷官在天啟閒丙寅爲天啟六年是年魏忠賢方興大獄殺周啟元周順昌高攀龍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諸人又修三朝要典頒之天下此書或卽紀魏忠賢擅權始末也

伍氏鼎聖紀綱目

乾隆平陽縣志十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聖紀綱目明伍鼎著兵道南洙源序

案伍鼎事蹟舊府縣志無攷南洙源山東濮州人康熙八年爲分巡溫處道見乾隆温州府志職官門則此書國初時尚存今則未見傳本

鮑氏端建文遺史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案鮑端瑞安人其事蹟無攷

國朝

周氏

天錫

列朝私紀

三卷

存

瑞安氏藏手寫本遜學齋藏鈔本

兩朝私紀

花萼樓

佚

葉氏

嘉榆

平陽歷朝寇警錄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韶令奏議類

宋

劉氏 安上

劉氏制誥集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六

佚

林氏

待聘

內外制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林敷文內制外制集今從尤表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

佚

案林待制待聘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名臣傳乾隆平

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所著內外制焦氏經籍志著錄及明時

尙有傳本同惟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十六載紹興十一年岳

飛徐樞密副使及罷樞密副使兩制劉一止荅溪集五十五附

載紹興九年一止除給事中制此外別無所見可惜

何氏

逢原

外制

二卷 梅溪後集

佚

陳氏 傳良 制誥集

五卷 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佚

案止齋制誥集五卷見蔡文懿所作行狀今本止齋文集載內

外制凡九卷 卷十內制卷十一蓋曹文肅編定時所析也

蔡氏 幼學 育德堂外制集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育德下無堂字從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國史經籍

志

八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國史經籍志五

佚

內制集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一國史經籍志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爲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傅良亦爲賦魁一時師弟雄視場屋莫不歆豔

案蔡文懿內外制今久失傳宋宰輔編年錄二十載嘉定元年趙汝愚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兩制蓋從外制集采入也

劉氏

敬 蔽垣制藁

劉應奎蒙川遺藁敘

佚

劉應奎蒙川遺藁敘先伯氏蒙川先生生平無他嗜好惟殫精畢思於

文字間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薇垣制臺經帷納獻若干卷今皆散落

不復見矣蒙川遺
臺卷首

案蒙州劉忠肅公黻宋史四百五雍正浙江通志忠臣傳

溫州府志忠節傳咸豐樂清縣志忠烈傳並有傳

王氏埴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內外制臺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一王相孫埴亦貴顯

案萬厯府志藝文門載內外制臺北山游集注王基撰雍正浙
江通志

乾隆溫州府志經籍
門內外制臺並下同各志人物傳無王基惟乾隆永嘉縣志經

籍門載北山游集題王埴撰萬厯溫州府志人物傳台今從之

明

氏字敬勅諭錄

二卷

國史經籍志一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丁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五明史藝文志二並作三卷今從明刻本

存

明學齋藏明刻本

案勅諭錄諸目著錄卷數互異同治乙丑於杭州購得寶綸閣原刻本實分上下二卷上卷世宗勅諭三十通下卷世宗勅諭五通皇太后勅詰一通卷首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末題孫四川龍安府知府臣張汝紀謹輯光祿寺珍羞署署丞臣張汝經謹閱蓋文忠錄存稿本而汝紀汝經等編定付梓也

諭對錄

三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千頃堂書目五國史經籍志一作一卷誤

存

永嘉張氏藏明刻本永嘉張氏摘刊本十一卷

廣生也晚未及事世宗皇帝第聞之父兄長老譚嘉靖初年事如殿郊

社日月之祀正先師稱號之宜定廟議躬耕籍清戚畹莊田之濫汰緹騎祿秩之冗復功臣勲爵之舊啟閤寺擅兵之權赫然中興之列於斯爲盛固世宗之聖神文武獨斷於上哉而引經援史斟酌損益永嘉張文忠實大有力焉張公薨垂四十年而其孫龍安守汝紀光祿寺丞汝經哀世宗聖諭及公所登對錢之以傳問序於廢廢伏而讀之竊幸見治世之文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八臣之進言難矣言而以登對抑又難矣何也進言者持己之所見直效之上焉已耳登對則言出於上而應之如射覆難發於上而剖之如破的是故沿襲者陋牽合者鑿曲從者諛草莖者倨窘於應卒者拙窮於條荅者疎張公博極羣書而裁之以精識證臯今古剽剝是非傾備而出抗於桴鼓不襲舛不鑿空順而不諛直而不據擬之皋謨說命實在伯仲閒於是乎知張公之惻款上格世宗之心是以言聽計從爲中興名佐厥勲爛焉廣聞之琴

瑟在御不鼓不成聲鐘磬在縣不老不發韻世宗深知文忠傾心委任
自郊廟宮閣朝政邊務以瑣至冠服不憚反覆相訂可否相濟必求叶
於度而中於程其詞旨溫醇藹若父子諮諏諳切誼若師友以故張公
略無猜疑吐露胸中之奇纚纚若此向微世宗之謙光下濟度越世主
又何以盡張公之用耶伏誦聖諭有曰朕凡有論內閣言不成文但以
朕之實言與大臣議論大哉王言雖謙不自聖而文章之體莫辨於此
夫世之飾聲貌以炫人耳目者虛而不實雖汗牛充棟無當於用維茲
密勿清嚴之地上推心而示下瀝膽而陳以天下真學問爲天下大經
濟試觀聖謨洋洋之如此讜論諤諤之如彼若赤日中天而雲蒸霞絢
之擁簇於傍也若紫微炳曜而星躔宿度之旋繞於外也無意爲文而
文自成焉迺天下之至文哉聖帝遺弓忠臣遺笏後世猶然寶之況以
洋洋之聖謨諤諤之讜論有不信今而傳後者哉夫張公自釋褐至政

府六年耳破盈廷之嘖嘖結聖眷之殷殷歸而復起者四恩禮不衰其
褒美慨慕至形之詩章婉於虞廷之謠卷阿之什君臣相得近古罕儼
維時夙弊未釐閹人餘黨握重兵者遍天下吮人膏血藉張公一言立
收之束手釋兵柄違宇內晏如此尤其較著者廢竊有遐思焉夫自古
繼體繼緒之君恒永言祖訓著蔡奉之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魏相好
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董所言奏請施行則茲錄也
奚啻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卽萬世之聖子神孫蓋臣良弼其仰而效法
焉者將在斯乎將在斯乎皆萬厯丁未孟夏旣望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經筵總裁玉牒山陰後
學朱宸頓首拜撰

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
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樓院諸額非出宸

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
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
有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爲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爲麤大臣之學問
能粗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瑤溪精於三禮
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遘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
才在三事大夫之口眾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
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掇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
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蔣方公獻夫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
而含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
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
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
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勲爵平潞州之劇盜定大

同之叛軍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立索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閒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繇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以書生抵掌而取卿相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卽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卽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革卦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鼎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齟齬焉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又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公終身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子曰其爲人也能不失

國柄韓魏生平未嘗以贍許人是二者惟公實足當之蓋大臣之事君
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併避是非膽不足而
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
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豔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
不讀也萬厯甲寅孟夏旣望後學楚人楊鶴頓首拜題

世宗皇帝嗣位永嘉張文忠首應之以初進士用議禮稱旨召對內擢
六年至首端揆人皆知公眷遇之隆聲施之藉而不知公取信於宸衷
而弼亮乎皇猷者固如此其不易也當是時天子懷達孝之思而沮於
廷臣之議下之論台上之意孤公毅然持繼統之說排眾曉而獨伸之
於勢似拂於機實順所以受不世之知而荷非常之眷者惟其初以言
禮顯乎竊謂公之謂公匪第是也公之難不在於進議廷辯之時而在
於秉政獨任之後亦不在有順旨如流之美而在有執諍回天之規嘗

反覆論對錄而伏讀知上之所以倚畀公者不爲不深而所以咨詢公者不爲不悉矣溫語無時不醇加綸札無時不下逮大而郊祀耕蠶之宜顯而廟謁后月之冊精而敬一五箴之註瑣而冠冕衣服之制粗而營建讖鞠之署以至先師之廟號經筵之說書臺省之敷奏無今曩遠近隆殺必得公商確而后行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報可有奉而宣者有封而請者有參謀諸眾者有同列不使預知者甚若楊少師張國戚之救中官兵鎮之革或頓台上意或屢觸上怒然唯公得言之唯天子得聞之卒俾聖德與國體並尊宿蠹與積疑竝刷蓋公於斯際亦自岌岌矣聖主負絕人之資既非臣下之所敢望而登對多造次之頃又非擬議之所能及槩俞之慮涉於阿閒拂之思涉於倨矧以初進倏重之軀翱翔於台鼎密勿之地舊臣也因之見忌並進也未必相能獨公孤立壹意屹然於天子之左右耳安得而不難也大抵公始進務據禮

而敵眾多之口而一人之主持有定故進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爲相務尊主以報一心之信而一人之意衡甚淵故進之易微見其難行公不違道亦不忤旨不避權亦不顧私獻替十二年閒天子恒霽威而受之時稱其爵字別號而不名賜歸而召還者數數矣君臣之際始終兩全豈非賢相也哉公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七十年四方無貂璫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宇內始人人搯腕而思公矣公豈但遇主蓋亦有天才焉謂第以言禮取貴非真知公者也萬厯乙巳光彥來守郡公孫龍安守汝紀大官丞汝經請鈐錄以傳爲之梓而敘之如此豈萬厯三十有四年龍集丙午中秋吉日後學晉江蔣光彥頓首拜撰

蓋我明自高皇帝御宇列祖相承主聖臣良超前軼古懿美不勝指數而其最超軼今古者兩事如土木之變于忠肅主邸邸監國重社稷而

輕君虜勢始折疆圉晏如視北狩區區迎駕歲餼金繒於犬羊之口成敗奚啻霄壤世廟獻皇帝故相張太史文忠勒成明倫大典重繼統而輕繼嗣卒以力排廷議發摠聖孝而一洗濮議千古塵腐之說蓋二公皆才與誠合故能回天捧日創非常而垂不朽云說者謂臣主之交功名之會忠肅邁其變公遇其常爲忠肅之所爲難爲公之所爲易是徒以言禮一事豔公遇合之奇而槩未窺公之相業者矣嘗反覆諭對錄條布縷陳未易殫述或章疏披陳而廟算先符其意或睿謨未發而閣議預啟其衷或順旨而爲都俞或獻替而爲吁咈一切斷大事決大疑靡弗先嚮公處分而後出之聖裁家禮則尊生槩崇歿國是則朝綱及邊務銓品則章善瘳惡之縣殊掄材則九列百司之棊布上觀天道禎稷下督民生利病無不以公見若著蔡公言若金石出入諷議聽公而行之其尤大章明赫奕者迺在過抑中官肅清禁寺當正德之末貂璫

滿天下中外威福悉出其手羣臣狼顧脇息其可誰何謇謬之士仗馬
一鳴斥且死公習帝英明於目睫顧盼閒以忠言移主意遂赫然電斷
盡削貂璫之權旋太阿倒持之柄而轉之在握自是百官始得奉職而
黔首庶幾帖席矣陰陽鑿而回和乾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匪淺
尠也以公相業視忠肅所設施更爲躡古鑠今爲宇宙非常之烈是可
以遭際順逆言哉雖然君非清心罔以端萬化臣非格心罔以裨君德
世廟心學在乎心箴有釋四箴有注而是錄之載引翼之懇班布之勤
公實以心沃心有徒語言論議之投契者故特表而揭之以識千古
明良之美云萬厯戊申孟秋吉辰海虞後學陸問禮頓首拜撰

天下競稱吾師太師張文忠公羅山奏疏尙矣而茲編則未之見也賢
嗣太僕寺丞遜業中書君遜膚一日出示博受讀畢載拜稽首颺言曰
明哉我皇上之納諫婉哉吾師之進諫主聖臣忠用是益彰可爲天下

萬世法迺知焚草之論視補牘之見遠矣請梓諸廣示中外皆嘉靖歲
在上章閣茂春三月望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
侍經筵門生蒲坂楊博拜手謹跋

太師張文忠公遭遇奮庸相業烜赫夫人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巽順
幹旋則非夫人所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賢嗣符臺君出示茲編屬
一言於末簡旂伏讀而嘆曰公可謂忠矣公之心至是其曲盡矣夫人
臣之事君也猶事天也其格君也猶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豈易乎哉
公際聖明諫行言聽真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以不易也不無吁咈於
都俞之廷者此爲君之所以難而爲臣之所以不易也然終公之世而
上之所以霽威以從公者則亦旣屢矣可見公積誠之所致而天聰明
之旁燭無私居高聽卑顧人臣之所以事之者何如嗚呼若公者豈易
得哉豈易得哉嘉靖柔兆執涂之歲夏五月上弦賜進士出身浙江等

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晚學武進薛應旂謹識

張銑跋

咸豐三年
一
卷本
卷末
不錄

明太師諡文忠羅山公乃我六世祖也以弱冠舉孝廉鍵戶窮經二十餘年始中禮部試生平著述甚夥其己亥校鏤版者有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法疏三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二卷羅峰集三卷奏對八卷

案當作奏對稿
十二卷辨見後

諭對錄三十

五卷詩稿文槩各七卷與未付坊刻等書具藏瑤溪羅峰書院會前朝屢遭倭變衡宇煨燼殆盡吾族離鄉而處卽梓本亦勵有存者孫子幾無繇索攷近於異地獲觀亟爲購回懼日久散軼緣與同志謀遂再醵金擬登梨棗奈卷帙殷繁未易畢鐫適取舊本別加類次析爲十二卷愆憑授鐵公之族卹以供緇閱蓋是集雖不及什之三而剝落之虞或可少免其餘藏函俟他日另編嗣刊以成完書茲於剞劂旣竣附列原

目如左十六世銘謹誌

十六世孫銘摘刊
十一卷本卷末跋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諭對錄三十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孚敬所奉世

宗密諭及其草奏也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孚敬以議禮被遇六年而秉大政甚爲世所詬病而世宗始終眷禮不衰每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嘗諭孚敬朕有密諭毋泄朕有諭筆悉親書又仿楊士奇故事賜孚敬銀章二以便封奏前後所奉手敕凡三百八十一道因彙爲一書并奏對劄子皆隨事附之於後蓋孚敬既沒其孫汝紀汝經等所裒輯也

案張文忠諭對錄三十四卷自嘉靖六年纂明倫大典至嘉靖十五年遣官召還凡世宗諭三百六十二條附文忠對五百三十二條別以正德十六年會議興獻王典禮及嘉靖十三年會議獻皇帝祫享太廟諭十二條對十三條又大禮或問一篇爲

首卷据朱廣敘蓋文忠卒後其孫汝紀等因文忠錄本編定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別載張汝紀諭對錄非也書末又有附錄載嘉靖十六年論張延齡事凡諭旨五條對十有五條原書題記稱萬厯續毀失編崇禎初年重輯補梓者蓋文忠後裔遞有增補矣文忠在嘉靖初以議禮驟貴一時寵遇無與比倫自大禮大獄外凡軍國大事以至郊祀冠服制度更定無不與議其諭旨奏劄悉載此錄故雖私家之書而世宗初政大略十具七八與勅諭錄侈陳恩眷者固是不同至議張延齡獄反覆疏陳亦頗見讜論明史論張桂方夏諸人立身本末與斯言之是非固兩不相掩則此錄亦讀史者所宜參覈矣

周氏

文類

綸音錄

華萼樓集

佚

周天錫書後臣家自趙宋繇赤岸徙永嘉松臺里數傳以來時屬蒙古氏俱隱不仕至國初稍有聞者迨正統中聲日隆隆起厯神光熹以及今上而朱紫簪笏相禪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霈所得誥敕依秩有差其繇郎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敕大有諭朝覲亦如之臣家被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通云詩曰王言如繇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華袞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爲世十指僅千耳而被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房閭之內或從夫或從子或從孫皆有以動九重之聽而寵錫洊至且起而近天顏丐天語者猶未艾也嗚呼亦幸矣敬稽首盟手莊錄之敢藉是對揚天子休命

華夢樓集

右詔令

宋

林氏待聘奏議

四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遂初堂書目無卷數

佚

張氏開奏議平園續集
二十一

佚

經筵講義故事平園續集
二十一

佚

王氏十朋梅溪奏議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
國史經籍志五作四卷百
川書志十八作五卷天一閣書目二之一作二卷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梅溪奏議二卷刊本卷首
缺一頁宋王十朋撰劉珙共父

序朱子代作嘉靖七年戊子朱諫序後十一年樂清兩溪朱元諧序後

日江陵舊刻二十餘卷今祇四十餘篇幸所存皆大有裨於世道者林居無事乃手錄爲一冊付梓末附朱子與梅溪書一卷

朱子語類百三十九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案梅溪奏議宋時有單行本三卷見書錄解題元以後久無傳

本甬上范氏別有明朱元誥所刻本二卷其序略曰江陵舊刻

二十餘卷今祇四十餘篇手錄一冊付梓其書今亦未見攷明

正統本梅溪集首載梅谿奏議四卷并延試策篇五卷百川書

經籍志作四卷蓋皆從本集析出著錄凡四十八篇元誥所刻殆卽從集本錄出

然集本附王聞禮跋云先君文集合前後並奏議五十四卷紹

熙壬子鋟本江陵是明槧卽從江陵本無所謂二十餘卷者且

集本奏議內所載如刻史浩史正志龍大淵諸鉅製悉在其中

其末卷并載代宅人作奏狀十二通編錄至爲詳備而後集二

十一別載奏狀十七篇其六篇今已亡佚亦附載其目不當更有缺佚如此之多朱敘所云未足信也

薛氏叔似薛恭翼公奏議

十卷萬厯浙江通志十七

佚

案薛恭翼公叔似宋史三百九十七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陳氏峴東齋表奏

二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案東齋陳待制峴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葉氏 味道 經筵口奏故事 宋史爲林傳入

佚

劉氏 黻 諫坡奏牘 劉應奎蒙川遺業敘

佚

經帷納獻 蒙川遺業敘 道光集清縣志十一作經帷獻納誤

佚

明

章氏 翁 章恭毅公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作章恭惠公奏議誤今從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一卷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章恭毅公奏議一卷 刊本首尾殘闕

道思錄

一冊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預堂書目三十無卷數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章恭毅公進思錄一冊 刊本 明章綸撰卷首有氏

族實紀云公本吳姓中更襲章姓而重於復至曾孫廣西參議朝鳳入仕籍始克承先志奏歸本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並刻是集

案章恭毅公綸明史一百六十二萬厯温州府志忠臣傳雍正浙江通志咸豐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張氏 孚敬 奏對稿

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奏對稿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孚敬撰孚敬有

諭對錄已著錄其諭對錄中乃備載世宗密諭卽當時奏草亦併載於中共三十四卷篇帙頗夥是編乃萬厯中巡撫浙江御史楊鶴所選凡

十一卷視原集汰三之二第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蓋刪繁舉要以便流傳然李綱奏議六十九卷爲世所貴不病其多而難讀也田錫奏議一卷爲世所貴亦非取其多而易竟也

案張文忠奏對稿据集本奏議後張汝紀跋蓋楊鶴選定付永嘉知縣莊廷臣刻之者後附雜文二卷不盡奏疏也

張跋全文載二十一

卷此不贅錄雜文二卷四庫總目僅云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疑有疏舛其書明刻本尙有流

傳余齋偶無其書竣更訪之至近時永嘉張銘摘刊諭對錄末附刊奏對稿目二葉乃僅八卷且皆奏劄無襍文以集本奏議校之適合殆張氏妄意奏議卽奏對稿刊時遂誤題耳奏對稿書旣罕見張氏所刊目易滋疑混故附辨之

張文忠公奏議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作羅山奏議今從國史經籍志五千頃堂書目三十七

七卷

國史經籍志五千頃堂書目三十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羅山奏疏七卷

刊本明太師張某撰

案張文忠奏議單行本今未見惟貞義書院本張文忠集首爲奏議八卷末有張汝紀跋云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據此是單行本刻於文忠未卒已前焦志及董范兩目所著錄者卽是本也至焦本乃張汝紀所補輯其第八卷皆嘉靖十一年文忠致政後所上奏疏末綴張遜業進道疏謝卹典請改葬三奏初刻本皆無之故較集本少一卷也

王氏

諱

滇南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王世貞竹巖王公墓表作滇南奏疏

佚

刑名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竹巖王公墓表作詳刑議

佚

王世貞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王公諱按雲南
久旌廉吏懲貪墨培豪俠卹孤焚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爲諸方冠宅善
事不可勝記其爲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賣休買休日貧民棄其婦懲
之可而奈何傳之姦而辱之於是司冠廷辨上是公著爲令所著有滇
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通略若干卷

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十六

案竹巖王巡撫諱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厯温州府志宦業

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侯氏

博邦

侯君霖疏草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侯知府博邦二谷布政一元子乾隆温州府志道光樂清縣
志循吏傳並有傳侯君霖疏草府縣志經籍門並題侯應賓撰
應賓爲博邦子亦見府縣志循吏傳然君霖爲博邦字則疏草

自當爲博邦所撰或應賓編次刊行修志者遂不改而題其名
猶張文忠諭對錄舊通志府志別題張汝紀也今改定正之

李氏 光春

西臺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案李僉都光春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名臣傳道光樂
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西臺奏議久佚不傳惟慎江文徵載八
載効魏忠賢疏陳議鯁切足覘風節惜所存止此一篇也

周氏 應期

容臺疏稿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理屯疏稿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李氏 維樸

紀錄薦牘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諫垣奏議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披垣封事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案素園李給諫惟樾雍正浙江通志武功傳乾隆温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陳氏

堯言

留有焚餘

一卷

千頃堂書目三十

佚

案陳參議堯言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右奏議

溫州經籍志卷八終

嘉興嚴景商校